

走出近代，走出史学，走出书斋

——参加第六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

周月峰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講師

古语云：独学而无友，则孤陋而寡闻。古人尚博通，一事不知，便以为深耻，故有此忧。当今社会，崇尚专深，不仅分科治学，即使在史学内部，也仍有各子学科。求学者常易画地为牢，“各自占一世界”，而于此外千形万态，则非所见，非所闻。

此次参加“齐鲁文化”营之初衷，便是因自己工作以后教学、研究日趋繁忙，常常埋头中国近代报刊杂志之中，不知近代以前尚有古代，不知中国以外尚有世界。章开沅先生曾说，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“走出中国近代史”，所针对的便是我这样画地为牢、目不斜视之初学者。但近代中国古今中外汇聚于同一时空之中，变动急剧，如不了解变动之前古代之“常态”（相对言），便不容易理解近代变动之起点；西方又内化为近代中国的一部分，故不了解西方，又不容易理解近代变动之所由。“齐鲁文化”营是我走出近代去新的领域“透口气”的旅程。就课程时代而言，从史前聚落考古、战国墓葬金属动物纹饰品、北朝佛教造像、唐代登州港口、全真道碑刻、明清物质文化、明清民间宗教与叛乱、孔庙与孔教的近代命运、齐鲁大学及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，贯穿历史。

同时，这也是一次“走出史学”的经历，授课老师来自不同领域，除带来不同领域的“知识”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不同的思维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此专业的一句老生常谈，或许可以让彼专业的学子醍醐灌顶。

此外，此次研习营也让我们“走出书斋”，开始学着去“进村找庙、进庙找碑”，在临清考察时，甚至已出现学员一见石碑，便两眼放光、迅速围观的状态。事实上，近代史料汗牛充栋，深藏于报纸、档案中的生平、纪事不知凡几，碑刻对古代史研究的意义，远远超过近代史。但在找碑、读碑的过程中，仍能让自己沉浸于碑刻形成的过程、碑文叙述的程式以及所呈现故事背后的历史世界。

但，研习营最重要的无疑是一群来自世界各自，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年轻人，聚集在一起，在考察时挥汗如雨，边读碑文边吐槽“集中营”；在用餐时吃肉喝酒，聊论文聊学界。史学浩瀚，门类繁多，兴趣即殊，方向各异，如独学无友，常浅陋而不自知。在这样的研习营中所建立的“革命情谊”，既得相互揣摩之益，

更结攻错之谊，定将在以后的研究中让我避免囿于“东面而望，不见西墙；南面而视，不睹北方”之局限；时时看看前后左右的世界，接触更多元的史学风貌。